

# 《诗苑译林》的前世今生



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2年推出了一套汉译诗歌丛书《诗苑译林》，辑5种6本，全是素白底子，诗人名字以明艳的字母形式跨分在封面、封底上，成为最醒目的装饰，封面右边是大小节制的中文字，标示出书名、作者名、译者名。正如设计者所言：从书脊位置望去，字母是高低度的屋宇，而汉字则像廖远的星星。

对于4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这是一套睽违太久的图书，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从1983年开始推出丛书的第一本，到1992年停止出版，10年里陆续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20年后，它终于重装归来了。

## 那些人，那些书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多年来贫瘠而单一的图书品种不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在一个干枯饥渴亟待甘露滋润的年代，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应时推出了大量不同风格的大型丛书，同时，这些丛书又将这一场新启蒙运动推向高潮。

湖南人素有“敢为人先”的名头。当时，地处中部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开始考虑突破“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方针局限，于1979年在中外交流刚刚解冻时设立了译文室，确定以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为出书重点。1982年年初，与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位老同志有着多年诗友关系的著名诗人彭燕郊跑了过来，提出编印一套外国诗歌名作的中译文丛书。

那时，在新文学领域中，译诗一直是个很薄弱的环节。虽然之前出现过一些优秀的诗歌译者，如冰心、梁宗岱、戴望舒等人，但不幸，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多年脱节，使诗歌写作者和读者都处于无法沟通的封闭状态。彭燕郊建议：有计划地出版现代世界诗坛各个方面、各个流派诗人的代表作，以便取其精华，繁荣我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并促进对外交流。

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认同了这个建议，随之根据彭燕郊草拟的丛书书目，初步定下了庞大且持续的出版规划：

- 1.译诗名家的译作专集，暂列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施蛰存、冯至等人；
- 2.各国诗选，如《英国诗选》《苏格兰诗选》《法国七人诗选》《俄国诗选》《苏联抒情诗选》《古希腊抒情诗选》《印度古诗选》《日本古典俳句选》等；
- 3.各国杰出诗人的诗歌选集，如弥尔顿、布萊克、司各特、拜伦、雪莱、惠曼（以上英国）、雨果（法国）、里尔克（奥地利）、普希金、莱蒙托夫、谢甫琴科、屠格涅夫、维克托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叶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等（以上俄罗斯及乌克兰，在古米廖夫1986年获平反后，才补上他的诗选）、狄金森（美国）、聂鲁达（智利）、泰戈尔（印度）、纪伯伦（黎巴嫩）等。
- 4.现当代各国诗选，如《美国现代诗选》《法国现代诗选》《德国国家现代诗选》《北欧现代诗选》《西班牙现代诗选》《美国当代诗选》《美国现代主义六诗人选集》《日本当代诗选》等。

这套丛书的规划、编辑和审校工作由彭燕郊（当时还在湘潭大学执教）主持，而主要的编纂工作则由翻译家、当时译文室的台柱杨德豫接任。当然，一开始讨论时，书目并没有涉及这么多，有些是逐年补充进来的。此外，后来参与丛书的翻译名家，除已出版译诗集的各位名家之外，还包括：冰心、卞之琳、罗念



新版部分书影

生、郑振铎、金克木、沈宝基、周煦良、王佐良、赵瑞蕪、杨苴、查良铮（穆旦）、杨德豫、绿原、屠岸、江枫、林林、方平、袁可嘉、郑敏、魏荒弩、陈敬容、北岛、王央乐、吕同六、罗洛、申奥、邹绛等。

这些书名和人名组成的辉煌阵容，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支全明星阵容的诗歌汉译“梦之队”。

在北岛的回忆文章中，这套丛书“有一套很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建议，并最后把关”。正是严谨的编选态度与审稿原则，使得这套丛书在出版后得到广泛的赞誉，被冠以“世界诗库”的美名，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著名作家铁铮存在给杨德豫的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的数量，已超过了1919至1979年所出译诗的总和。”

因为《诗苑译林》，中国读者认识了庞德意象派的明快与简单，又被引入艾略特“荒原”的迷宮，久久找不到回家的路，从此，开始了诗意生活的幻想。同时，彼时大量、深入的诗歌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中国当代新诗的诗学源头之一，对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参照。

1992年，因为各种原因，《诗苑译林》停止出版，这场阅读盛宴从此仅存于80年代读书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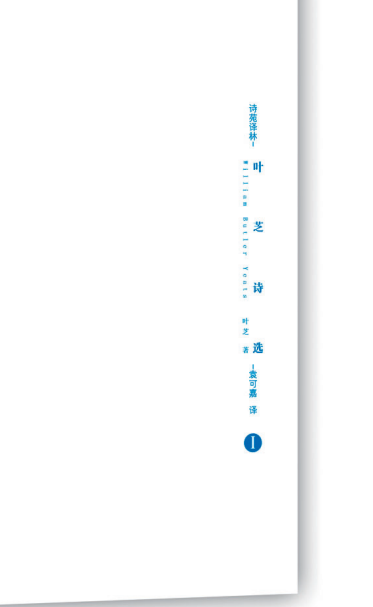
作为出版业的后来者，我有幸聆听到许多图书背后的故事，这些书与人的纠葛和情缘，有的早已传为佳话，有的尚无人知。在重新编辑《诗苑译林》时，我查阅了许多回忆文章，也联系和请教过一些当事人，可惜，因为主编彭燕郊先生的离世和他记录这一时期日记本的失踪，因为编辑杨德豫先生的谨言和重病，当年那些私人化的细节，带着做书人性情与体温的感触与回忆，可能真将湮没无闻了。

## 少数人的阅读

2012年，当《诗苑译林》重装再出时，许多海外诗歌作品、大型诗歌丛书也在陆续推出，这让人不禁要问：诗歌热又回来了吗？坦白地说，诗歌并未重新热起来，它也可能不会再成为阅读热点或市场热点。即使在阅读市场相当发达的欧美，文学仍然是少数人的事情。我想，多种诗集的问世，可能缘于出版人的以下认识：

诗歌永远是阅读选择之一。无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在我们以为诗歌沉寂的那些年代，诗歌阅读持续存在。为什么读诗歌，为什么一直有人读诗歌，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可能是缘于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对诗意生存的永恒向往，“只要人有眼睛”，诗歌就有生命。与此同时，诗歌出版也在继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名家名作类的诗歌作品集的出版，如泰戈尔、纪伯伦的作品，从来就是少男少女的青春启蒙读物，只是不再简单地叫《飞鸟集》《新月集》，而有一个流行的名字《生如夏花》《原来你也在这里》；另外，除了一些纸质报刊的副刊外，民间刊物里也有不少诗刊在继续着。这些都说明，诗歌永远拥有自己的读者市场。

版权贸易的发展促进诗歌的交流和出版。1995年，中国加入世贸



新版部分书影

组织后，不少出版社退出了现当代海外图书（尤其是海外现当代诗歌作品）出版的领域。这并不完全因为中国出版人没有版权意识，而是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不知如何去联系版权人，或者联系上了却因版权费太高而无法承受。之前海外权利人常常用中国人口来预算图书的首印量，这是非常不实际的。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这些曾经的困难都不再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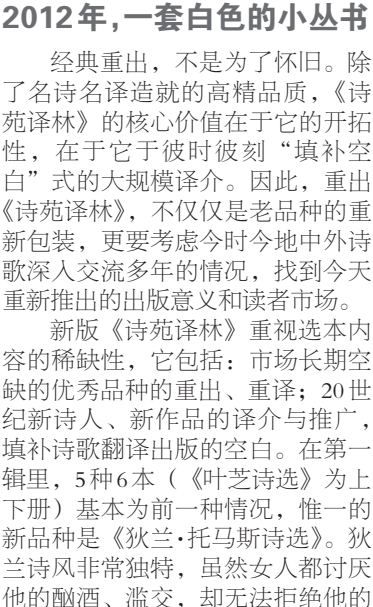
图书市场的日趋成熟和细分让少数人的需求被认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出版社将出书重点转向市场预判更好的图书。在文学图书的出版流程表格上，读者对象写明为“大众”的图书，富有市场生命力。像诗集这种不被经销商看好的品种，常常因为少人问津，很早就下架退回仓库。不发达的通讯和物流，又使得想买的读者被麻烦吓得退了步。下游销售环节的反饋，往往决定着上游出版社某一类图书的生存与死。所幸20年来，随着图书市场日趋成熟，图书经销商有了细分更精准的定位和诉求，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网店的出现，解决了图书信息流和物流的问题，豆瓣类同人聚集地和网络书店等媒体为读者针对性荐书，让不同读者轻易地找到和买到自己想读的图书。市场的细分、技术上的发展与革新，图书市场上少数人的阅读需求于是慢慢被发现、被认识、被满足。现在，出版从业者都普遍认识到：只要选题精准，少数人的书往往是畅销图书，可以通过重印、重版，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可以说，出版业内部对于诗歌作品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上许多出版人本身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知识建构，他们对于诗歌这种纯文学的精英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与天然喜爱，一旦条件合适，也会选择在这些领域内做一些尝试和担当。这些先行者的成功尝试，又为后来诗集的出版积蓄了充分的理由与机缘。

诗歌翻译的成熟与诗歌翻译出版严重滞后的矛盾。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随着诗歌创作的进步，诗歌翻译在整体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的译者更注重文学的本体性，力求在语言转换之后仍保持原作的诗性元素。同时，译者也会主动地挑选翻译对象，通常选择与自己在气质和性情上接近的诗人和作品，从而实现自由地进入与返回另一个精神世界，保证再创造出来的译作更有神韵复制的效果。此外，从事诗歌翻译的队伍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一线诗人加入到了诗歌翻译的行列中，而这些一线诗人既精通外语又对诗歌具有深刻的理解和鉴赏力。相反，诗歌翻译在日趋进步，诗歌翻译出版却出现了严重的滞后。诗歌普及教育的滞后甚至是缺失，诗歌读者的大量消失，使得诗歌市场成为图书出版的慎入区域，因此，20世纪一些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的诗人，在国内的图书市场上，明显缺少译介，即使在一些杂志上有零星的译介，但完整的译本极其罕见。这种矛盾也是外国诗歌翻译出版的空间所在。

2012年，一套白色的小丛书

经典重出，不是为了怀旧。除了名诗名译造就的高品质，《诗苑译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于彼时彼刻“填补空白”式的大规模译介。因此，重出《诗苑译林》，不仅仅是老品种的重包装，更要考虑今时今地中外诗歌深入交流多年的情况，找到今天重新推出的出版意义和读者市场。

新版《诗苑译林》重视选本内容的稀缺性，它包括：市场长期空缺的优秀品种的重出、重译；20世纪新诗人、新作品的译介与推广，填补诗歌翻译出版的空白。在第一辑里，5种6本（《叶芝诗选》为上下册）基本为前一种情况，惟一的新品种是《狄兰·托马斯诗选》。狄兰诗风非常独特，虽然女人都讨厌他的酗酒、滥交，却无法拒绝他的



新版部分书影

诗句，一句“爱我，请像鼹鼠爱它的黑暗”，让人动容又动心。《叶芝诗选》用了袁可嘉先生的译本，他是公认的最佳叶芝诠释者，他译的《当你老了》是青春期的表白范本。这次一次以上两册形式推出，是国内近20年来最全的叶芝袁氏译本。而埃德加·爱伦·坡一直以小说家命名，但他自诩为诗人，这次是他的作品首次以诗歌形式结集出版。《拜伦诗选》是杨德豫先生的译本，杨先生一贯主张将英语格律诗译为汉语格律诗，注重节奏与用韵，用词凝练而严谨。重病中的他在看打印样稿时，不仅将校对改错之处改回，并另用其他颜色笔标注此词意思与出处，位于某词典某页某行。《图像与花朵》是当年颇受欢迎的品种之一，译者陈敬容将里尔克的《图像集》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编为一集，一度洛阳纸贵，今天仍有诗人将整本图书（包括前言）手工录入电脑，在豆瓣上与爱诗人共享。

新版的装帧设计也是几易其稿，设计师萧睿子知道，这是与爱诗人的美好记忆相竞争的设计。原版朴素大方，封面装帧统一，每本只有颜色上的区别。如今，仍有许多人痴迷着搜集这套丛书的全套版本。新版则需要将之前的经典气质、诗意与当代的审美情趣、读书经验相结合。设计、打样、做假书，前后推倒重来6次。当白底饰以彩色字母的方案一出来，大家都同时认定：这是最好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护封的里面，采用了彩线裸背脊设计，同时又将护封封底与封面封底固定，读者阅读时既能将书完全平摊，放于桌上，又不会因护封移动而影响阅读。好的书装设计是流动的设计，考虑的是读者从看到、翻阅、到阅读、收藏的整个过程，这套新版的精美与体贴，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时体验。

《诗苑译林》诞生于1983年，重出于2012年。或许，诗歌仍将是少数人的事情，但可以确信的是：文学交流、诗歌阅读，将永远继续下去。因为，人，需要认真但诗意地活着。

我的阅读



遇见  
雷蒙德·卡佛

吴萍

我买了你几乎所有的中译本，包括你的同乡卡萝尔·斯克萊尼卡写的《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我陆续读了你的小说、评论以及一小部分的诗，个人史被我刚翻到你的燕尔新婚。

我大概是那种口味杂陈的人，喜欢布鲁诺·舒尔茨和舍伍德·安德森，你跟他们决然不同，却照样是一块巨大的磁石。画家出身的布鲁诺·舒尔茨存世的文字不多，但《肉桂色铺子》这样的干货足可让其称雄文坛。他是个能将“隐喻”用到极致的家伙，迷人得叫人抓狂，而埋伏于隐喻下的“哲思”又赋予他特别的厚重。而《小城畸人》的主人舍伍德·安德森似乎更适合像我这类神经质型的人。

还是回到“你”这里吧。《柴禾》是我读到的你的第一篇小说，当时你就狠狠抓住了我。那个内心有诗有爱有故事的迈克尔始终沉默着，把劈柴当成了释放内心疼痛的惟一体力活。被这个内倾的男人感动后，我又将目光移到生活里那些“迈克尔们”身上，竟第一次发现了他们身上的特别，发现了各种的可能性。其实，这篇小说的意义远不止你给我特别的阅读享受——收缩和克制以及诗意的力量，而在你切开了迈克尔这个普通人，以此改变了我看普通人的方式。从此，我学会不再漠视生活里那些趣味不显的普通人。是的，你操刀短篇的才气让人咋舌，而你专注迈克尔的目光对我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你在《柴禾》里渗透着看待普通人所应持的平等尊重的态度，这尤让我感慨。亦因此，你笔下走来走去的小角色令我想起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他的《薄暮之光》里的保安和《火柴厂女工》里的女工，都仿佛活在你的小说里。

身边人谈及你，多数都在谈你的短篇小说，谈起海明威和契诃夫以及你风格鲜明的“简约主义”。我只部分同意他们的意见。你的小说受惠契诃夫太多，没有赘肉和脂肪，没有令人饱胀腻烦的形容词。而你很多小说人物的对白隐晦又豁达，一一指向了你所要表达的“核”。这让人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人物的感情和信任在男女间寻常又突兀的一句句对白中纷纷破碎。是的，过度凝练和准确让你的小说变得更加结实深沉，让你的“极简主义”的标签愈加分明，可也让你难逃意义“暧昧”之嫌。我对此无甚高论，而就你擅长的大量留白和薄薄的诗意大为赞赏。你也许多半不对青年人的口味，只因他们尚无两性关系的认知以及全世经验的积累。而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亲近你的小说，仿佛再合适不过了。

短篇小说中，我尤其钟爱《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并非你那几个很出名的短篇。我佩服你在这个短篇里讲清了多种关系，母子之间、女人之间、夫妻之间、“姐妹”之间以及男人之间等等。而牵涉其中的性欲、爱情、亲情等关键话题，你一个都没放过。从前我以为能把一种东西讲清楚就算是好小说了，没想到你的一个短篇竟能满打满算成这样。有关你的短篇小说，我还喜欢《光亮的红苹果》和《羽毛》等。早期的《光亮的红苹果》，写活了一个内心狂暴无处宣泄的男孩鲁迪，在死寂沉闷的家中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最后疯狂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经过躁动青春期的所有人都熟悉那样的残暴青春，杨德昌的电影里有，我乡下的岁月里也有。而《羽毛》的色彩暗淡音调悲怆，几乎看到你垂头丧气地告诉我们世上任何一个婚姻里都遍布了死角，谁都别想拿婚姻作为炫耀的资本。

今年又看了《火》及《需要时，就给我打电话》，有幸欣赏到你的诗歌和文学评论。文学评论里的你跟小说里的你多么的不同。年轻时的生存问题让你的注意力应付不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可是你抓住了片段的时间，成就了短篇小说这门手艺活儿。你反对弗拉纳里·奥康纳的“一个作家20岁以后的生活不需要发生重大事件了”，你坦诚自己的小说素材都是在20岁后才出现的。你始终以来毫不吝啬的现实经验说话。你从契诃夫那里学会戒除懒惰，对每个词每个句子精心打磨。所以你说：“没有什么能像一个位置妥当的句号一样，带着如许力量直刺人心。”同时，你忘记自己的“天赋异禀”，指出“黑马（意外的幸运者）”永远不会发生在不付出勤奋努力的人身上，不可能发生在不把写作看作生命里仅次于呼吸、食物、住房、爱和上帝，几近于最重要之事的身体上。你肯定专注和勤奋的重要性，让每个写作者倍增勇气和信心。你跟J.M.库切不一样，你的意见毫无噱头和花哨，透着满满的真诚。而他在《内心活动》中谈布鲁诺·舒尔茨也说得很好，却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相比之下，你的意见更诚实本分更贴地而生，抛却了学院派那一套，有的是从心里从经验里来的朴实见识，让更多普通的写作者倍生亲切。

有关你的诗歌，好像国内尚无一本比较全的集子。就《火》中辑选的诗看，你的第二身份应该是诗人。我喜欢你的《秋天》《从奇科开始的99号公路东段》和那首剖析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心理的诗《蓝石头》。我和你对彼时的福楼拜的看法在《蓝石头》中无比契合了：“爱情与此无关/你写的是性欲/是一个人渴望占有另一个人……”我和你都想说，爱玛·包法利和罗多尔夫·博兰格勒的情欲分明就是福楼拜自己的。

当然，你的《从奇科开始的99号公路东段》最出人意料，“绿头鸭落下来/过夜。它们睡着后/笑得咯咯咯，梦到了墨西哥……稻田在月光下浮动/就连湿漉漉的枫树叶也来贴着/我的挡风玻璃。我跟你说话吗/丽安，/我心愉快地。”里面有一个温柔得不像卡佛的你。你在这首诗中溢出了你的小说和评论，溢出了“自己”，像是掌控了那些认为“冰冷”是你第一属性的人。更致命的是，这首诗的情境感太出色了，让每个读诗的人产生那晚跟你在一起的错觉。

前阵子，一位年长的师友不惜用“天才”形容你。我杵在那里，想起你曾一路迁徙的草根家族，你喜欢钓鱼的嗜酒如狂的父亲和性格坚韧的母亲，还想起你的早婚……总之，我不轻信“天赋”对你的作用，更认为你广阔的生活和多年来书案上的勤奋帮了你的大忙。你在描述写作所要面对的“孤独感”时，这样说：“……但我相信，假如你知道那个集体里有个人希望看到你写的东西，如果你写得恰当又真实会让人很高兴，如果你没有写出来会让人失望，那么你孤独地待在那间房子里写出的东西就有了意义。”这一段话的背后坐着孤独的写作中的你，也坐着世上无数个揣着文学梦的写作者。

从《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上的照片看，你曾是个小胖子，成年后的外形气质趋向了你结实粗犷的小说风格，跟有着优雅气质的J.M.库切完全不同。可是你以诚实、本真和准确裹挟着缕缕诗意迎面而来，最终构建起你我之间的某种坚固的联系。